

Alexandre Dumas

基督山伯爵

[法] 大仲马 著 李玉民 译

上

爱我所爱，恨我所恨！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创美工厂
创美工厂

基督山伯爵

上

[法]大仲马 著 李玉民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
基督山伯爵：全3册 / (法) 大仲马著；李玉民译

· — 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2016.2

ISBN 978-7-5057-3548-4

I. ①基… II. ①大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37087号

 轻经典

书名 基督山伯爵

著者 [法]大仲马

译者 李玉民
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规格 880 × 1230毫米 32开

46印张 1135千字

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

印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057-3548-4

定价 98.00元 (全3册)
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
邮编 100028

电话 (010) 64668676

版权所有，翻版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译者序

大仲马这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，中译本《基督山恩仇记》和《基督山伯爵》两个书名并行不悖。

如果进行一次民意测验，询问在古今中外的通俗小说中，哪一部在世界上拥有最多的读者，而且从出版至今一直成为畅销书，那么回答《基督山伯爵》的人，恐怕不在少数。不管怎么说，《基督山伯爵》自1844年在《辩论日报》上连载，就引起极大的轰动，一百多年来始终畅销不衰，不知译成多少种文字，不知发行了多少亿册书，又有多少人捧读过，大概很难统计了。

这种费时费工的大规模调查，自然不会有人去组织。但是译者在仲马的故乡法国逗留期间，曾参加过一次别开生面、有趣到了滑稽程度的调查问卷。

事情发生在基督山城堡。不过，这座城堡不在基督山岛上，而是建在巴黎西部远郊的圣日耳曼昂莱。那里有法国国王弗朗索一世的行宫；也正是在那个地区，大仲马写出了《三个火枪手》《基督山伯爵》等连载畅销小说。大仲马把那里看作第二故乡，并以基督山伯爵自居，一心想当堡主，却苦于没有自己的城堡。1847年有一天，大仲马发现一块风水宝地，位于圣日耳曼昂莱山脚，俯临塞纳河，他便买下一片坡地，请来一位建筑设计师，说道：“我要造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，配一座哥特式小楼，建

在小湖中央。花园要建成英国式的，带几条小瀑布。”

“这我可办不到，仲马先生！这是一座黏土山丘，您造起楼来，要滑进塞纳河的。”

“您尽可以挖到岩石层，建造两层地下室。”

“这样一来，造价会高达二十万法郎！”

而大仲马的回答，足以刻画出他那豪爽的性格：“但愿如此！”

整个计划如期实现。1847年7月25日，这座新建筑命名为基督山城堡，应邀前来庆贺乔迁之喜的客人多达六百多名，盛况空前。更加令人惊叹的是，这种盛况持续了几年。每天食客如云，高朋满座；其中许多人大仲马连姓名都不知道，可见他的气派比起基督山伯爵来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大仲马并不因此而停止创作，他往往让宾客饮酒作乐，自己却躲进湖中命名为伊夫堡的小楼里，将如潮的文思、奇妙的构想化为文字。

基督山城堡近似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，符合大仲马所追求的华丽。但华丽中也有文学家的特色，如窗帘的大挂钩上，饰有大仲马所喜爱的作家的侧身像。客人见挂钩上荷马、莎士比亚、歌德、拜伦、雨果等人的侧身像，奇怪地问道为什么没有堡主人的，大仲马则回答：“我嘛，住在里面！”

但时过不久，大仲马就不满足于“住在里面”了，他让人给他雕刻了一尊半身像，堂而皇之地安放在门厅的正位，还配上一条座右铭：“我爱爱我的人。”

其实，这条座右铭，大仲马只讲了半句，他在《基督山伯爵》一书中才表达了完整的意思，那就是：“我爱爱我的人，我恨恨我的人。”正因为如此，我同别人最初的合译本，就取名为《基督山恩仇记》，书中两大主线并行不悖，报恩报得彻底，报仇报得痛快。这非常符合中国读者的心理，故《基督山恩仇记》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，就不足为奇了。

基督山城堡在风风雨雨中历时一个半世纪，几经易手，也显出了沧桑老态，作为文物亟待修缮。果然有喜爱大仲马的作品而愿意出资者，最有名的要数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，可以说他爱屋及乌，出资将基督山城堡整修一新，改成博物馆，使大仲马文友会有了落脚之地。无独有偶，英国一位富婆，是大仲马小说迷，她愿意将自己的财产捐给大仲马文友会，只要该会根据她列出的问题，举行一次问卷调查。这是百万英镑的巨额捐赠，大仲马文友会当然不敢怠慢，哪怕英国富婆所列的问题大多令人啼笑皆非，也要当作富有探讨价值的问题，严肃地印在问卷上。译者到基督山城堡参加书市的时候，就目睹了工作人员分发问卷的情景。

那场景有趣极了：人们看了问卷，就像欣赏奇文那样兴奋，以各自的情趣和想象力，认真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（这里仅举出有关《基督山伯爵》的一小部分问题）：

埃德蒙·唐代斯得到的财宝，您估价多少？他使用了多少？还剩下多少？

您认为剩下的财宝，仍埋藏在基督山岛上，还是转移到别的地方了？书中有什么暗示或线索？

您认为这批财宝下落如何？是否被后人发现？您看到什么历史文献上记载了此事？

基督山伯爵和海蒂扬着白帆消逝在海上，您认为他们会到哪里定居？您是否获悉他们后裔的消息？

如此等等，问题总有二三十个，印了满满两大页。同样滑稽的是，有些答卷者也灵感大发，写下稀奇古怪的答案，同英国富婆的问题相映成趣。譬如我的朋友，法国诗社主席夏尔潘特罗先生，就遗留财宝的问题这样回答：“据可靠消息，大仲马掌握了

这批财宝，为了埋藏起来，才建造了基督山城堡。其秘密记在一张隐形纸上，同法西亚神父发现财宝秘密的那张纸一样，夹在大仲马的一本藏书里。大仲马死后，藏书拍卖，如今下落不明。”

中国读者看完了《基督山伯爵》，也可以回答英国富婆提出的问题，不必根据什么可靠的消息或文献，只要发挥想象力就行了。

这个译本邀请陈筱卿教授参加，他译了第三十七章至第六十章，特此表示感谢。

李玉民

2005年5月于北京花园村

目 录

译者序 /1

第一章 驶抵马赛港 /1

第二章 父与子 /11

第三章 卡塔朗村人 /19

第四章 密谋 /31

第五章 订婚宴 /39

第六章 代理检察官 /53

第七章 审讯 /64

第八章 伊夫狱堡 /76

第九章 婚宴之夜 /87

第十章 杜伊勒里宫的小书房 /93

第十一章 科西嘉的魔怪 /102

第十二章 老子与儿子 /111

第十三章 百日 /119

第十四章 愤怒的囚犯和疯狂的囚犯 /128

第十五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/139

第十六章 一位意大利学者 /155

第十七章 神父的牢房 /165

第十八章 财宝 /185

第十九章 第三次发病 /198

第二十章 伊夫狱堡墓地 /208

- 第二十一章 蒂布兰岛 /213
- 第二十二章 走私者 /224
- 第二十三章 基督山岛 /231
- 第二十四章 光彩夺目 /239
- 第二十五章 陌生人 /247
- 第二十六章 加尔桥客栈 /253
- 第二十七章 叙述 /266
- 第二十八章 监狱档案 /281
- 第二十九章 莫雷尔公司 /288
- 第三十章 九月五日 /302
-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：水手辛伯达 /317
- 第三十二章 梦幻醒来 /342
-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/348
- 第三十四章 显露身形 /381
- 第三十五章 槌击死刑 /404
- 第三十六章 罗马狂欢节 /419
- 第三十七章 圣·塞巴斯蒂安地下墓穴 /438
- 第三十八章 约会 /457
- 第三十九章 宾客 /465
- 第四十章 早午餐 /490
- 第四十一章 引荐 /504
- 第四十二章 贝尔图齐奥先生 /519
- 第四十三章 欧特伊别墅 /525
- 第四十四章 家族复仇 /533
- 第四十五章 血雨 /558
- 第四十六章 无限信贷 /571
- 第四十七章 银灰花斑马 /585
- 第四十八章 唇枪舌剑 /598

- 第四十九章 海蒂 /611
- 第五十章 莫雷尔一家 /616
- 第五十一章 皮拉姆斯和西斯贝 /627
- 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/638
- 第五十三章 魔鬼罗贝尔 /656
- 第五十四章 债券的涨跌 /674
- 第五十五章 卡瓦尔坎蒂少校 /687
- 第五十六章 安德烈亚·卡瓦尔坎蒂 /700
- 第五十七章 苜蓿园 /714
- 第五十八章 努瓦蒂埃·德·维尔福先生 /727
- 第五十九章 遗嘱 /736
- 第六十章 快报 /746
- 第六十一章 治睡鼠偷桃之法 /757
- 第六十二章 幽灵 /769
- 第六十三章 晚宴 /779
- 第六十四章 乞丐 /792
- 第六十五章 夫妻争吵 /802
- 第六十六章 婚事 /813
-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/825
- 第六十八章 夏日舞会 /838
- 第六十九章 调查 /848
- 第七十章 舞会 /860
- 第七十一章 面包和盐 /871
- 第七十二章 德·圣梅朗夫人 /876
- 第七十三章 诺言 /889
-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家族的墓室 /920
- 第七十五章 会议纪要 /930
- 第七十六章 小卡瓦尔坎蒂的进展 /943

- 第七十七章 海蒂 /955
- 第七十八章 约阿尼纳来信 /979
- 第七十九章 柠檬汁 /1000
- 第八十章 指控 /1013
- 第八十一章 歇业的面包铺和老板的房间 /1020
- 第八十二章 夜盗 /1042
- 第八十三章 上帝之手 /1057
- 第八十四章 博尚 /1065
- 第八十五章 旅行 /1073
- 第八十六章 审判 /1087
- 第八十七章 挑衅 /1102
- 第八十八章 侮辱 /1110
- 第八十九章 夜 /1121
- 第九十章 决斗 /1130
- 第九十一章 母与子 /1144
- 第九十二章 自杀 /1152
- 第九十三章 瓦朗蒂娜 /1162
- 第九十四章 真情吐露 /1171
- 第九十五章 父女 /1185
- 第九十六章 婚约 /1195
- 第九十七章 上路前往比利时 /1208
-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/1216
- 第九十九章 法律 /1229
- 第一〇〇章 幽灵 /1241
- 第一〇一章 洛库斯特 /1249
- 第一〇二章 瓦朗蒂娜 /1256
- 第一〇三章 马克西米连 /1263
- 第一〇四章 丹格拉尔的签字 /1274

- 第一〇五章 拉雪兹神父公墓 /1288
- 第一〇六章 分财 /1304
- 第一〇七章 狮穴 /1323
- 第一〇八章 法官 /1332
- 第一〇九章 重罪法庭 /1343
- 第一一〇章 起诉书 /1351
- 第一一一章 赎罪 /1359
- 第一一二章 启程 /1369
- 第一一三章 往事 /1384
- 第一一四章 佩皮诺 /1399
- 第一一五章 路奇·王霸的菜单 /1412
- 第一一六章 饶恕 /1421
-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/1428

第一章 驶抵马赛港

1815年2月24日，从士麦那起航，取道雅斯特和那不勒斯的三桅帆船“法老号”驶近马赛港，加尔德圣母院上的瞭望员发出信号。一名领港照例马上驾艇离开码头，绕过伊夫狱堡，要在莫尔吉永岬和里永岛之间登上大船。圣若望堡的平台上也照例很快挤满了看热闹的人。须知航船驶抵马赛，在这里始终是一件大事，尤其像“法老号”这样一艘本地货船。“法老号”是在弗塞老船坞建造并装配的，船主也是本城人。

“法老号”安然通过卡拉萨雷涅和雅罗两岛之间因火山运动而形成的海峡，绕过波梅格岛，缓缓驶向港口。船上只张着两层的三块方帆、大三角帆和后桅帆，行进得十分缓慢，显得哀愁漠漠。观望的人都本能地感到情况不妙，纷纷猜测船上究竟出了什么事。然而，航海的行家们却认为即使有变故，也不可能是航船本身，因为它的行驶完全正常：艏斜桅的支索放开，已经准备下锚了。领港正指引“法老号”驶进马赛港逼仄的入口。有一个青年站在领港身边，他动作利落，目光敏锐，正监视航船的每一个操作，并复述领港的每一道命令。

人群中的这种隐隐不安的情绪，特别触动了一位看客。他等不及航船入港，就离开圣若望堡的平台，跳上一只小船，吩咐划过去，并在雷泽夫湾迎上“法老号”。船上那个青年海员看见来

人，便离开领港，摘下帽子走到船边，俯在舷墙上。

那青年二十来岁，细高挑的个头，长一对漂亮的黑眼睛、一头乌黑的美发。他的神态显得沉毅而果敢，这是自幼就同艰险搏斗的人所具有的特质。

“哦！是您呀，唐代斯！”小船上的人喊，“出什么事啦？为什么船上一片悲伤的气氛？”

“出大事啦，莫雷尔先生！”青年人答道，“让我特别悲痛的丧事：船行驶到奇维塔韦基亚一带海域，我们失去了好船长勒克莱尔。”

“货物怎么样？”船主急忙问道。

“货物平安抵港，莫雷尔先生，我想这方面会让您满意的。但是那位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……”

“他出什么事啦？”船主显然松了一口气，又问道，“那位诚实的船长出什么事啦？”

“他死了。”

“掉进海里啦？”

“不是，先生，是得脑膜炎死的，临终时痛苦极了。”

说着，他转向船员，喊道：“注意！各就各位，准备下锚！”

十来个水手执行命令，同时行动，有的奔向下后角索，有的奔向转桁索和吊索，还有的奔向后桅帆支索和绞帆索。

这青年船员漫不经心地环视一下，看到他的命令得到执行，水手们全体行动起来，于是他又朝船主转过身去。

“这样不幸的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”船主重又抬起话头，问青年海员。

“天哪，先生，完全出乎意料。船到那不勒斯，勒克莱尔船长同港务长谈了很长时间。开船之后，他就折腾起来，过了二十四小时又开始发烧，病了三天就咽气了……”

“我们按照惯例将他海葬，把他仔细地裹在吊床里，头脚各

坠了一个三十六磅的铅球，葬在吉廖岛附近的海里，他可以长眠了。我们把他的十字勋章和佩剑带回来，准备交给他的妻子。”这青年凄然一笑，又说道，“他同英国人打了十年仗，到头来还跟一般人一样死在床上，真不值得。”

“唉！有什么办法呢，埃德蒙，”船主又说道，他越来越显得宽慰了，“我们都是肉体凡胎，旧的必须让位给新的，否则就不可能升迁了。既然您告诉我船上的货物……”

“货物完好无损，莫雷尔先生，这我可以打包票……我看这船货少说也能赚两万五千法郎啊。”

这时，船驶过圆塔，青年海员又喊道：“收上帆、后桅帆和三角帆，收帆！”

如同在战舰上一样，水手们立刻执行他的命令。

“全部收帆！”

这最后一声令下，桅帆全部落下，船只凭着惯性向前移动，几乎不能觉察。

“现在，您愿意就上船吧，莫雷尔先生，”唐代斯看出船主急不可耐，便说道，“喏，您的会计丹格拉尔先生从舱室出来了，您想了解什么情况，他全能告诉您。我还得去招呼下锚，让船降半旗致哀。”

船主不待重复，立即抓住唐代斯抛来的绳子，登着铆在隆起的船侧的梯级上船，那敏捷的动作不亚于好水手。这时，唐代斯回到大副的岗位，让他所说的那个丹格拉尔跟船主谈话。只见丹格拉尔出了舱室朝船主走来。他看上去二十五六岁，天生一副媚上欺下的哭丧相。这账房先生的职务本来就惹人讨厌，水手们都看不上他那副德行，因此憎恶他的程度，可与喜爱唐代斯的程度相比拟。

“哦，莫雷尔先生，”丹格拉尔说道，“您知道不幸的事了吧？”

“嗯，知道了，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！他可是个忠厚正派

的人！”

“尤其是个出色的海员，他为莫雷尔父子公司这样的大公司经营买卖，在大海和蓝天之间过了大半辈子。”丹格拉尔答道。

“不过，”船主说着，眼睛盯着正指挥下锚的唐代斯，“不过依我看，丹格拉尔，不见得像您说的，非得老海员才懂行。您瞧我们的朋友埃德蒙，他不用别人指点，似乎就干得蛮好。”

“是啊，”丹格拉尔斜了埃德蒙一眼，眸子里闪现仇恨的凶光，“是啊，他很年轻，而且不信邪。老船长刚咽气，他不跟任何人商量，就擅自发号施令，不直接返回马赛，却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。”

“他主动承担起全船指挥，”船主说道，“这是他作为大副的职责。至于说在厄尔巴岛耽误一天半，那就不对了，除非船需要修理。”

“这艘船跟我的身体，也跟我所希望的您这身体一样，没有一点毛病。那一天半的工夫白耽误，纯粹是胡闹，不过是想上岸去玩玩。”

“唐代斯，”船主转身喊那青年人，“过来一下。”

“对不起，先生，”唐代斯回答，“稍等片刻。”

随即他又冲船员们喊：“下锚！”

船锚立刻抛下去，铁索滑动，发出咯咯的声响。尽管有领港，唐代斯还是坚守岗位，直到完成这最后的操作，随即又喊道：“降半旗，主旗降到半桅，横桁交叉起来！”

“瞧见了把，”丹格拉尔说，“他已经自以为是船长了。”

“实际上他已经是了。”船主说道。

“不错，只差您和您的合伙人签字委任了，莫雷尔先生。”

“真的！这个职位怎么就不能给他呢？”船主说道，“不错，他很年轻，但我看他十分内行，完全能够胜任。”

丹格拉尔的额头掠过一片阴云。

“对不起，莫雷尔先生，”唐代斯走过来说，“船已经停靠好了，现在我来听您的吩咐。刚才好像您叫我啦？”

丹格拉尔后退一步。

“我是想问问为什么在厄尔巴岛停留？”

“我也不清楚，只是奉船长的最后命令。勒克莱尔船长临终时，要我把一包东西转交给贝特朗大元帅。”

“您见到他了吗，埃德蒙？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大元帅。”

“见到了。”

莫雷尔环视周围，把唐代斯拉到一边。

“皇上怎么样？”他急忙问道。

“看样子很好。”

“您也见到皇上啦？”

“我正在元帅的房间里，看见皇上进来了。”

“您跟他讲话了吗？”

“是他先问我的话，先生。”唐代斯微笑着说。

“他对您讲了些什么？”

“问我这条船的情况，什么时候驶往马赛，走的什么路线，装的什么货物。我相信如果是一条空船，而我又是船主的话，他有意要买过去；不过我告诉他，我只是大副，船是莫雷尔父子公司的。‘唔！唔！’他说，‘我知道那家公司。莫雷尔家族世代经营船运公司。当年我在瓦朗斯驻军服役那时候，和一个莫雷尔家的人同在一个团队。’”

“不错，有那回事！”船主异常兴奋，不禁提高嗓门，“那是我叔叔波利卡尔·莫雷尔，后来他升为上尉。唐代斯，您要告诉我叔父，就说皇上还记着他呢，那老兵准会激动得掉泪。好了，好了，”船主亲热地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，继续说道，“您做